

章實齋先生年譜

全一冊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章實齋先生年譜

先生名學誠，浙江會稽人。先世由浦城遷居山陰，再徙而籍道墟，稱道墟章氏。

（家譜雜識）後又由道墟遷居紹興府城，至先生近百年矣。（仲賢公三世像記）

先生之祖名某，字君信，『惇行隱德，望於鄉黨；尤嗜史學。晚歲閉關却掃，終日不見一人。取司馬通鑑，往復天道人事，而於「惠迪吉，從逆凶」所以影響之故，津津益有味乎其言。』（刻太上感應篇書後）

祖母沈氏。（朱筠寄河集祭史孺人文）

父名鏞，字驥衢，號勵堂。乾隆壬戌進士；辛未官湖北應城知縣。丙子罷官，貧不能歸，仍居應城。戊子卒。先生自述云：『先君子少孤，先祖遺書散失，家貧不能購書，則借讀於人，隨時手筆記錄，孜孜不倦。晚年彙所劄記，殆盈百帙。嘗得鄭氏江表志及五季十國時雜史數種，欲鈔存之；嫌其文體破碎，隨筆刪潤，

文省而意義更周。仍其原名，加題爲章氏別本。……又喜習書，繕五經文作方寸楷法。尤喜毛詩小戴記，凡寫數本，手不知疲。嘗恨爲此二事所牽，不得專意劄錄所未見書。每還人所借，有劄未竟者，悵悵如有所失。蓋好且勤也如是。」

（滄雲山房乙卯藏書目記）

母史氏，穎州府知府史義遵之第九女，會稽人。（史府君銘。參考朱集祭史孺人文）適按內藤虎次郎章實齋年譜云，『母史氏，會稽人，耐思之第九女。』此因誤讀朱筠祭史孺人文中『姊迂其言，父曰耐思』二句而誤。耐思非人名也。

乾隆三年，戊午（西歷一七三八）。先生生。（任幼植別傳）

前一年，丁巳，先生之父驥衢先生會試下第，寓從子允功（垣業）家。（從嫂荀孺人行實）

是年，先生之友人任大椿（幼植）生。（任別傳）是年先生之師朱筠（竹君）已十歲。

同時名人，袁枚（子才）已二十三歲，錢大昕（曉徵）已十一歲，戴震（東原）已十五歲。

乾隆七年，壬戌（一七四二）。先生五歲。

先生之父驥衢先生（鑣）成進士。（朱笥河集祭章母史孺人文）

自此以後十年間，驥衢先生居鄉，以教授爲生。（朱集。原文云，「壬戌罷歸，十年教授。」）

乾隆八年，癸亥（一七四三）。先生六歲。

友人餘姚邵晉涵（與桐）生。

乾隆九年，甲子（一七四四）。先生七歲。

先生自言，『幼多病，一歲中大約無兩月功。資質稚魯，日誦方百餘言，輒復病作中止。』（與族孫汝南書）

汪中（容甫）生。明年，友人武億（虛谷）生；又明年，友人洪亮吉（稚存）生。

乾隆十六年，辛未（一七五二）。先生十四歲。

從同縣王浩學，讀書於中表杜燮均家之凌風書屋。王先生勤學古處，迂闊不習世事。學徒七八人，王先生常撻人，杜君受撻最多，甚至傷頂門，幾死；後創愈而頂肉骨隆起，不復平。其酷可想！（杜燮均家傳）

是年先生結婚，四子書尙未卒業。（與族孫汝南書）

是年臧衡先生官應城知縣。（李清臣哀辭）先生從父至應城。（仲賢公三世像記）

乾隆十八年，癸酉（一七五三）。先生十六歲。

在應城官舍，『童心未歇』，父延柯紹庚課先生經義，先生『不肯爲應舉文，好爲詩賦；又編纂春秋家言，戲爲紀表志傳，自命史才，大言不遜。然於文字承用轉辭助語，猶未嘗一得當也。』然賓客『多違心稱譽，』先生樂之。春秋佳日出遊，歸必記述，同人相與歎賞。（柯先生傳）

『十五六歲，雖甚駸滯，而識趣則不離乎紙筆，性情則已近於史學；塾課餘暇，私取左國諸書，分爲紀表志傳，作東周書幾及百卷。』（家書六）

先生自言，『十五六歲時，嘗取左傳刪節事實。父見之，乃謂，編年之書仍用編年，刪節無所取裁。曷用紀傳之體分其所合？吾於是力究紀傳之史。』（家書三）。參看與族孫汝南書。）

乾隆十九年，甲戌（一七五四）。先生十七歲。

秋冬之間，購得朱崇沐校刊韓文考異。塾師於畢業外，禁不得閱他書；先生得此

集，匿藏篋笥，燈窗輒竊觀之。尙不盡解，但愛好不忍釋手。（朱崇沐刊韓文考

異書後）

乾隆二十一年，丙子（一七五六）。先生十九歲。

鹽橋先生罷官。朱筠祭史儒人文云：

『辛未夫仕，湖北應城，不枉民獄，不撼警兵。夫人坐梱，謔譏則中。……擢

節日食，室械一匱；餘金投隙，曰吾養福。丙子夫罷，代者苛責；發千金償，

識遠巾幗！曰「妾知君，無我負人。……君一氈來，以一氈去；賦歸去來，藏

此有故。」罷仍居縣，不殊官時；昔不知糲，今精不知。『筥河集十六』

這一節可考見先生的父母在應城時情狀。李清臣哀辭云：『丙子，先子罷縣，貧

不能歸，僑家故治，又十許年。』

乾隆二十二年，丁丑（一七五七）。先生二十歲。

購得吳注庚開府集。有『春水望桃花』句，吳注引月令章句云『三月，桃水下。』先生之父抹去其注，而評於下曰，『望桃花於春水之中，神思何其綿邈！』先生彼時便覺有會。回視吳注，意味索然矣。自後觀書，遂能別出意見，不爲訓詁牢籠。雖時有鹵莽之弊，而古人大體乃實有所窺。（家書三）

先生自言，『二十歲以前，性絕駘滯。讀書日不過三二百言，猶不能久識。爲文字，虛字多不當理，廿一二歲，駸駸向長。縱覽羣書，於經訓未見領會，而史部之書乍接於目，便似夙所攻習然者；其中利病得失，隨口能舉，舉而輒當。……乃知吾之廿歲後與廿歲前，不類出於一人，自是吾所獨異。』（家書六）

乾隆二十五年，庚辰（一七六〇）。先生二十三歲。

始出遊，至北京，應順天鄉試，主從兄允功家。（章氏二女小傳）（滕縣典史任君）

家傳）章氏宗人居京師者，不下百家。（童孺人家傳）

自庚辰至辛巳，驥衢先生主講應城講席。（李清臣哀辭）

乾隆二十六年，辛巳（一七六一）。先生二十四歲。

先生自言，『廿三四時所筆記者，今雖亡矣，然論諸史於紀表志傳之外，更當立圖；列傳於儒林文苑之外，更當立史官傳；此皆當日之舊論也。』

乾隆二十七年，壬午（一七六二）。先生二十五歲。

是年還會稽。（杜燮均家傳）不久，又北上應順天鄉試。道出山東，訪友人任肇元於滕縣。（任君家傳）

是年肄業國子監。（題壬癸尺牘）

乾隆二十八年，癸未（一七六三）。先生二十六歲。

肄業國子監。（甄鴻齋家傳）

壬午癸未兩年中，先生與同志往反論文，函稿『爛然盈篋笥』，輯爲一卷，曰壬癸尺牘。（題壬癸尺牘。此書不存。）

是年秋杪，遊陝西。（同上）遺書卷十九有碑洞楊太尉墓望西岳等詩，似是此年所作。

乾隆二十九年，甲申（一七六四）。先生二十七歲。

驥衢先生主湖北天門縣講席。（李清臣哀辭）

是年冬杪，天門知縣胡君議修縣志，先生爲作修志十議。十議者：一議職掌，二議考證，三議徵信，四議徵文，五議傳例，六議書法，七議援引，八議裁制，九議標題，十議外編。（通義外篇三）十議之中，徵信一條注重核實，徵文一條主張

『一做班志劉略，標分部彙，刪蕪擷秀，跋其端委，自勒一考，』皆可見先生此時對於修志一事的主張已開後來的先路。

十議後有跋云，此篇『大意與舊答甄秀才前後兩書相出入。』此可見答甄秀才論修志二書之作在此議之前。按甄鴻齋家傳云，『癸未，學誠肄業國子監，新寧甄松年亦在監中，與學誠志義相得，已而奔走四方。』又云，『乾隆乙酉，……松年遂膺鄉薦。』据此，甄秀才即甄松年。論修志二書當作於癸未甲申之間。今擷其大要，附於此年。第一書論六事：

(1) 論義例：『皇恩慶典，當錄爲外紀；官師銓除，當畫爲年譜；典籍法制，則爲考以著之；人物名官，則爲傳以列之。』

(2) 論藝文：『當做三通七略之意，取是邦學士著撰書籍，分其部彙；首標目錄，次序顛末；刪蕪擷秀，掇取大旨，論其得失，比類成編。』

(3) 論前志：『修志者，當續前人之記載，不當毀前人之成書。即前志義例不

明，文辭乖舛，我別爲創制，更改成書，亦當聽其並行，新新相續，不得擅毀。……仍取前書卷帙目錄，作者姓氏，錄入新志藝文考中。』

(4) 論『志之爲體當詳於史。……當事者欲使志無遺漏，平日當立一志乘科房，僉椽吏之稍通文墨者爲之。凡政教典故，堂行事實，六曹案牘，一切皆令關會目錄真跡，彙冊存庫。異日開局纂修，取裁甚富，雖不當比擬列國史官，亦庶得州閭史胥之遺意。』

(5) 論『志乃史體，……據事直書，善否自見。』

(6) 六論史志宜注重有裨風教之記載。

此六條之中，『前志』一條，後來先生修志時列爲專目；『立志科』一條，即先生後來『州縣請立志科議』之底子。

第二書論六事，第五事主張另立『文選』一類，與志乘相輔佐。此即先生後來立『文徵』一例之底子。

又按通義外篇三有天門縣志藝文考序，天門縣志五行考序，天門縣志學校考序三篇。天門志乃先生之父所修，（此據孫德謙君與孫毓修書中語。）諸序當是代筆，大概作於甲申與戊子之間。

乾隆三十年，乙酉（一七六五）。先生二十八歲。

先生三至京師，（任君家傳）應順天鄉試，沈業富（既堂）爲分校，薦先生之文於主司，不中。沈大惋惜，就留先生館於其家。（沈母朱太恭人八十序）

是年十月，驤衢先生作熊徵君墓誌銘。（此篇今附見遺書七。）是年先生始見劉知幾史通。（家書六）先生自云，『吾於史學，蓋有天授。自信發凡起例，多爲後世開山。而人乃擬吾於劉知幾，不知劉言史法，吾言史意；劉議館局纂修，吾議一家著述，截然分途，不相入也。』（家書二）

乾隆三十一年，丙戌（一七六六）。先生二十九歲。

在國子監。學文章於大興朱筠（竹君）。（通說，又朱笥河集椒河吟舫小集序。）同學可考見者，邱向閣，吳蘭庭，任大椿，馮仲匄，蔣秦樹等。

是年，先生已寄居朱筠家，在日南坊李鐵拐斜街之北。先生自述云，『是時朱先生未除喪，屏絕人事。學誠下楊先生邱舍，時時相過，若程舍人晉芳，吳舍人煊，馮大理廷丞，及君（蔣秦樹）爲燕談之會。晏歲風雪中，高齋歡聚，脫落形骸，若不知有人世。』（蔣君墓誌銘書後）

乾隆三十二年，丁亥（一七六七）。先生三十歲。

先生自言，『余自乾隆丁亥，旅困不能自存；依朱先生居，侘傺無聊甚。然由是得見當世名流及一時文人之所習業。』（任幼植別傳）

朱筠弟子李威作從遊記，中有云：『及門會稽章學誠議論如湧泉，先生（朱筠）樂

與之語。學誠笑無弟子禮，見者愕然，先生反爲之破顏，不以爲異。」（朱笥河集卷首）

先生自言，『憶初入都門，朱大興先生一見許以千古。然言及時文，則云，足下於此無緣，不能學，然亦不足學也。』（與汪龍莊簡）

乾隆三十三年，戊子（一七六八）。先生三十一歲。

又應順天鄉試，中副榜。（朱笥河集祭史孺人文）

國子監司業朱葵元爲同考官，見先生對策，言國子監志得失，驚歎不已，怪六館師儒安得遽失此人！於是先生名稍稍聞。（朱府君墓碑）

是年冬，父驥衢先生卒。（朱集祭史孺人文）（章氏二女小傳）先生聞訃，猶暫寄從兄允功家。作允功妻荀孺人行實，甚詳，爲傳記中佳品。

乾隆三十四年，己丑（一七六九）先生三十二歲。

先生居父喪，舉家扶柩附湖北糧艘北上。書箱爲漏水所浸，驤衢先生隨身的三數千卷書，損失三分之一。（滄雲山房乙卯藏書目記）

先生奉母至北京，馮君弼（廷丞）分所居宅與先生安頓家眷。（馮室周淑人家傳）是年，任大椿登第，先生始見之。（任幼植別傳）

是年蕭山汪輝祖赴京會試，始交先生。（汪輝祖病榻夢痕錄上，頁三二）二人自是相交三十二年不衰。（夢痕餘錄，頁五七）

乾隆三十五年，庚寅（一七七〇）。先生三十三歲。

仍居北京柳樹井南馮宅。（贈樂槐亭敘）

乾隆三十六年，辛卯（一七七二）。先生三十四歲。

是年，邵晉涵周永年登進士第。

朱筠爲安徽學政，先生與邵晉涵，洪亮吉，黃景仁等皆在太平使院。冬十二月朱筠與諸名士遊采石，有記。（朱笥河集卷七〇）邵晉涵在使院，時舉前朝遺事，使朱筠與先生各試爲傳記，其有涉史事者，若表志記注世系年月地理職官之屬，凡非文義所關，覆檢皆無爽失。由是邵與先生論史契合隱微。（邵與桐別傳）（丙辰劄記五九）先生時盛推邵之從祖廷采（念魯）所著思復堂文集，謂爲五百年來所罕見。

朱筠奏請開館校書，擬辦法四條，其第二條爲用中祕書籍——如永樂大典——輯補佚書；其第三條言「著錄與校讐當並重，」遂爲開四庫館的起原。此奏似實齋與邵晉涵都曾與聞。

乾隆三十七年，壬辰（一七七二）。先生三十五歲。